

于无声处听惊雷

——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新华社记者 姜微 杨金志 吴振东 郭敬丹

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

“作始也简，将毕也鉅”。

落款：“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议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

“这幅字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党和人民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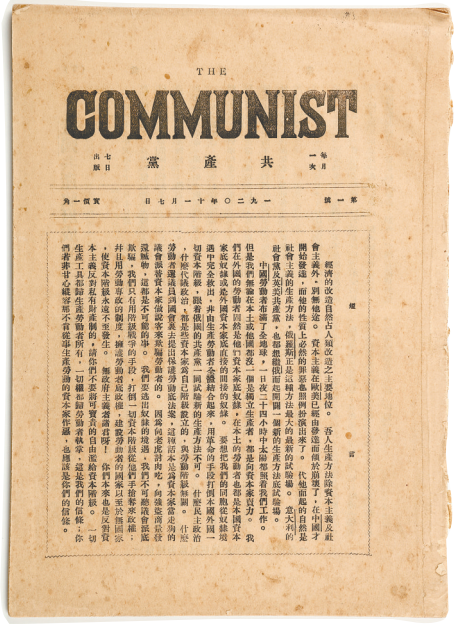
“作始也简，将毕也鉅”源自《庄子》，原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鉅”。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无声，却有力地，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写下了辉煌的起笔。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共产党》月刊创刊号 新华社发



中共一大大会址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一)“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潮湿闷热。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幅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的印象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着一圈圈凳，东、西两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石库门外，夜色之下，“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看起来沉静如常。各色洋人和达官贵人依旧纸醉金迷，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劳作。翻开《申报》、《粤桂最近之战局》等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连载”，占据国内新闻的大幅版面。国际上，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即将开幕。当日，报上一则《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的消息，描绘了一些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乐观”——“奥情对于美国邀中国与会，大为兴奋”。

之后几天，同样的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散。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二)“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之招”

百年沧桑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越来越多人专程而来，感悟赤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筑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淮水泥沙统入海，亦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一封封信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此后一年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

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当权者不会清醒，他们正在装睡。热血的青年，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直抒胸臆：“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眉头紧锁。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6年后的1927年，那位曾经“眉头紧锁”的李汉俊，当时年仅37岁的李汉俊，倒在了反动军阀的屠刀下。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忻平说。

(三)“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脚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1920年9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中悲悯地写道。次年，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这是一个国运衰微、苦难深重的中国。到底，路在何方？

191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文末，他庄严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

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雾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一副麻将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文中列着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再看7月28日的《民国日报》，一则《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的新闻，直指资产阶级政府“城墙坍塌选举”“百余人轮流投票千余张”的虚伪行径。作者直言：“长此以往，选政何堪设想？”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多位代表日后回忆，会场内发生多次“有力的争论”。例如，在关于是否支持党员入党问题上，就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并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火地，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五)尾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921年元旦，作家沈雁冰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文“祝民国十年”，他语带唏嘘地写道：“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纵而欲，毋感而福，毋逞小念以乱大谋……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初焉。”

同年岁末，同样是《自由谈》，作家许一鹄却忙不迭“送民国十年”：“你今年得了多少外债，丧失多少权利，替百姓增多少负担，也当交代个清楚，组阁组阁组了一年组出什么阁来。”字里行间，失望透顶。

他们并不知道，地火在地下奔涌，即将冲破地面；风云在天边翻滚，即将炸响惊雷；晦暗在黎明前挣扎，一轮崭新的红日就要喷薄东方！

那幢石库门房子里发生的事情，除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骚扰外，在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长条桌边的年轻人，文质彬彬，而内心火热，当他们投身入海，没人想到，一股红色激流就此改变了中华大地。

只有穿透历史的烟云，才能看清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那一扇并不宽敞的木门，开启了古老中国走向新生的壮阔征程；那一叶吃水不深的红船，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梦想。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应当缅怀，永远缅怀那些在沉沉黑夜中点燃火种、献身光明的人。我们更应自信，这个走过一百年的伟大政党，之所以彻底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只因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作始也简，将毕也鉅。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

国家卫健委通报 截至2021年6月14日

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

超9亿剂次

达90413.4万剂次

新华社发

深圳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为机场海关工作人员

据新华社深圳6月15日电（记者 白瑜）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5日通报，深圳市14日新增的1例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系宝安机场海关工作人员。

该境内确诊病例相关情况如下：姜某，男，30岁，宝安机场海关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国际航班入境旅客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居住在深圳市南山区。6月8日姜某例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6月14日上午出现流涕、发热症状，体温达37.9℃，由120救护车转送至宝安区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初筛阳性，后经复核为阳性，即转送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隔离治疗，判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截至15日，已确定姜某密切接触者87人，已全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姜某居住楼栋和所在小区已按要求实施封闭管理，其居住小区以及活动轨迹所涉及的重点场所已完成终末消毒。

国家鼓励设育儿假，如何推动真正落地？

宁夏福建先行试水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此后，宁夏、福建等地相继出台相关规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2019年9月通过修订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提出，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零至三周岁婴幼儿照护服务；鼓励用人单位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零至三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十天共同育儿假。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2020年3月通过的《福建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三周岁以下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十天育儿假。

辽宁省政府2020年12月发布的《辽宁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则提出，产假期满，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同意，可以申请哺乳假至婴儿满1周岁，哺乳假期间的工资由双方协商确定。

目前，宁夏等地已出台相关配套举措，推进育儿假的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今年3月专门对“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进行修订，把育儿假条款纳入其中。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近日印发，其中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育儿假试点”，备受社会关注。

事实上，此前宁夏、福建等地已经出台了育儿假相关规定。这些规定落实得如何？后续如何配套让更多百姓享受到这一权益？

落实情况参差不齐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单位职工已经享受到育儿假福利。

宁夏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35岁职工赵文宝刚刚休了育儿假。“可以一天性休10天，也可以拆开休。”赵文宝说，“这种人性化制度，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在人才招聘上也是个加分项。”

不过，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育儿假落实情况还不尽如人意。

在宁夏银川一家国企工作的吴芳，是

推进育儿假落实

完善配套政策，出台正向激励措施

新华社发 程硕作

期待更多鼓励措施

“鼓励夫妻双方共同休育儿假，有利于男性更好地履行家庭责任，对孩子成长、家庭和谐稳定都有好处。”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民说。王保民认为，育儿假具体的落地方式，各地要因地制宜，出台鼓励性条例比较适合目前的起步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推进育儿假落实，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更多以正向激励为主的配套措施。

“对于执行育儿假政策的用人单位，既可以进行荣誉表彰，也可以通过给予税费减免等方式进行激励。”北京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传文说。

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首席合伙人涂崇禹建议，可参考去年疫情期间各地出台的鼓励“不裁员”政策，对于执行育儿假政策比较到位的企业，以生育保险减半征收等方式，为企业分担压力，最终实现职工享受政策红利、企业提升形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不少地区开展“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评选，主要考核因素包括合同签订、劳动保障、工会建立、休假制度落实等。基层干部建议，可在此基础上，将育儿假作为一项重要考评指标，对政策执行较好的企业予以宣传表彰。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